

以人相从 以事相从

——《论语》体例探秘

唐根希

(南京邮电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南京 210036)

摘要:“以人相从”“以事相从”是《论语》组章为篇的体例,是《论语》各篇划分段落依据的原则。“以人相从”是指:《论语》各篇中,凡孔子应答、言及弟子的章节,该章之下“子曰”“子谓”等不言及一众弟子的各章,都取自所应答、所言及弟子的“所记”,由此构成独立单元。“以事相从”是指:《论语》各篇中顺接的若干章,不论言语者或问答者是何人,只要是论述一事或一个主题的,即可看作相对独立的单元。“以人相从”“以事相从”的体例,揭示了《论语》的编纂旨趣。

关键词:《论语》;体例;以人相从;以事相从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4-0015-06

《论语》作为语录体散文,其编书体例,至今仍付诸阙如。

“体例”又称“凡例”“义例”“书法”,是关于一部文献内部如何组织和表达其基本内容、基本宗旨的原则和方法。“体例”与体裁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体裁是文献的基本结构框架,体例则是组织这一结构框架的方式方法,主要表现在材料如何取舍、结构如何安排、内容如何表述等方面。本文不揣冒昧,提出“以人相从”“以事相从”的原则和方法,揭示《论语》组章为篇的规律,供学界参详。

—

关于《论语》的编纂体例,学界大致有三种主张:(一)没有原则和方法;(二)有原则和方法;(三)有些编纂有原则和方法,但多数没有。

(一)主流的观点认为《论语》编纂没有体例。例如,杨伯峻在《论语译注》导言中说:《论语》“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1]27}。陈桐生《组章为篇:战国诸子散文的一种特殊结构》一文,把《论语》归入“组章成篇”的一类散文:“检视此类散文,其组合方式各式各

样。”“《论语》每篇上下章之间没有多少内在联系,如《学而》篇由十六章言论材料组成:其中八章是孔子言论,分别讨论学习、交友、为政、孝道、忠信、知人等道德修养问题;三章是有子言论,论述孝悌、和、信、恭等伦理品质;两章是曾子关于内省和慎终追远的言论;子贡的言论有两章,一章记载子贡对孔子温良恭俭让品质的评论,另一章记载子贡与孔子论《诗》;篇中还收录了一章子夏论学的言论。这十六章,每一章的主题都是独立的。”^[2]张海英认为:《论语》“从现代编辑学的角度看,却处处是‘硬伤’,漏洞很多,编辑上极其马虎”^[3]。

(二)主张《论语》编纂有原则和方法。皇侃《论语义疏叙》归纳前人对书名中“论”字的看法:“凡通此‘论’字大判有三途:第一舍字制音,呼之为伦;一舍音依字,而号曰论;一云伦、论二称,义无异也。第一舍字从音为伦说者乃众,的可见者不出四家:一云伦者次也,言此书事义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伦者理也,言此书之中蕴含万理也;三云伦者纶也,言此书经纶今古也;四云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也。”^[4]黄怀信在《论语汇校集释·前言》中梳理了各篇主旨,认为:“今本《论语》各篇内容皆有一定的主旨,二十篇自为学修身至治国平天下,是一完整体

系,各篇之间,互存一定的逻辑关系。”^{[4]23} 黄克剑的《论语疏解》:《论语》“依篇疏解”其“总体意趣”^{[5]1}。杨义则试图“以思想的逻辑对材料进行分门别类,发凡起例”^[6],认为:“有三种‘方法综合’对于返回原本,相当有效:一是对本有生命原件,细读深思而明其本义,作出复原性缀合;二是对战国秦汉书籍的文化地层叠压,究其原委而辨其脉络,作出过程性辨析;三是对大量散落或新近出土的材料碎片,旁征博引而把握命脉,作全息性的对比、深化和整合,排除疑似,聚焦症结,在去伪存真过程中求证出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7]4} 可惜的是,不论是注释疏解、汇校集释,还是原本,都没有给出贯通《论语》的体例。

(三)认为《论语》有些篇章有连属或编纂意图。宋人邢昺疏曰:“其篇中所载,各记旧闻,意及则言,不为义例,或亦以类相从。”^{[8]1}“义例”即体例。持有这样看法的人,往往在注解《论语》时随篇就章,即兴点评。比如《学而》“贤贤易色”章,朱熹:“吴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辞气之间,抑扬太过,其流之弊,将或至于废学。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后为无弊也。’”^{[9]52} 上章,即1.6章“弟子入则孝”。“必若”表明了两章的关联。又《为政》2.5-2.8问孝四章,黄怀信引邢昺“亦以类相从”,认为“是专人负责编排的结果”^{[4]8}。张奇伟指出:《季氏》第四至第八章“文字整齐,分别是:三友、三乐、三愆、三戒、三畏。用崔述的话说,就是‘文多排偶’。五章的文体风格一致而与他篇迥异”^[10]。再如,《里仁》4.1-4.7七章,说仁;《卫灵公》18.18-18.23六章,说君子。胡海迪认为,《论语》编辑存在一种连属原则,有三种表现形态:一是章节之间存在相同的核心词,如《先进》第七章至第十一章,讲颜渊之死;二是不同章节聚合于同一主题,如《泰伯》最后四章,讲古代圣王;三是章节之间隐含对照、映衬、补充、深化的关系,如《学而》第四、第五章体现了内圣、外王的思想^[11]。这些见解,或者人物、内容相近相同,或者语气、时间连贯相续,确有可取之处,然而所揭示的规律只是局部有效,不能贯通全书。

二

《论语》体例与《论语》的结集密切关联。本文赞同《论语》编纂有原则、有方法的观点,提出“以人相从”“以事相从”的编纂体例。

关于《论语》的成书,班固《汉书·艺文志》

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12]1361}《卫灵公》: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

子张书诸绅。

“子张书诸绅”印证了班固的“弟子各有所记”。由此推断,《论语》中弟子与孔子问答、言语的章节,出自该弟子或其门人所记。例如《子路》“子适卫,冉有仆”章,是冉有所记。《子张》:“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出自曾子或门人所记。

但是,《论语》中,多数不言及、涉及孔子弟子的章节,比如《为政》“子曰:‘君子不器’”,又出自何人所记呢?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关乎《论语》的成书:选编哪些弟子的所记,在弟子所记的孔子言辞中选择哪些章节,所选章节放在《论语》哪一篇以及该篇的何处?这些决定了今本《论语》的原始样貌,也反映了编纂者的编纂旨趣。

本文认为,《论语》在编纂过程中,依据编纂旨趣而选中某位弟子所记时,一般会言及该弟子,而继续选用该弟子所记顺次编纂的章节,则会略去该弟子而直言“子曰”“子谓”。这就是本文所论“以人相从”体例的由来,是班固“当时弟子各有所记”没有明言的。由此我们可以把《论语》的每一篇划分为若干段落。例外的情形,如《学而》首章、《八佾》3.1-3.5五章,直接记录孔子言行而不言及弟子,本文标记为“孔子段落”。“孔子段落”多数情形可以归入“以事相从”的体例,现一并详述如下。

“以人相从”的组章为篇体例,是《论语》各篇划分段落的一种方法,即:《论语》各篇中,凡孔子应答、言及弟子的章节,该章之下“子曰”“子谓”等不言及一众弟子的各章,都取自所应答、所言及弟子的“各有所记”。这一体例本文称之为“以人相从”,并以“弟子名+单元”标记此段落。举例说,《卫灵公》15.6章:“子张问行”,15.7-15.9三章,都是“子曰”而不言及其他弟子,则此三章取自子张所记,本文称这四章为“子张单元”;15.11章:“颜渊问为邦”,15.12-15.23十二章,都是

“子曰”而不言及其他弟子，则这十二章都取自颜渊所记，本文称这十三章为“颜回单元”；又如，《为政》2.9-2.22 十四章，2.9 章说颜回，2.13 章子贡问君子，2.17 章孔子教诲子路，2.18 章子张学干禄，则 2.9-2.12 四章、2.13-2.16 四章、2.17、2.18-2.22 五章四个段落则分别称之为“颜回单元”“子贡单元”“子路单元”“子张单元”。

“以事相从”也是《论语》各篇划分段落的一种方法，是《论语》组章为篇的又一体例。事，指事情、事务、现象、情况等；事也指精神事件。“以事相从”是指《论语》各篇中顺接的若干章，不论言语者或问答者是何人，只要是论述一事或一个主题的，即可看作一个独立的段落，以“事名（主题）+单元”命名。例如，《里仁》4.1-4.7 七章说仁，按照“以事相从”体例可以构成“说仁单元”。再如，2.5-2.8 四章，分别是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问孝，可称之为“问孝单元”。上面提到的 2.9-2.22 十四章四位弟子，正好是《孔丛子·论书》记录的“孔子四友”这一称名：

孟懿子问：“《书》曰：‘钦四邻’，何谓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后有丞，左有辅，右有弼，谓之四近。言前后左右近臣当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辏、先后、御侮，谓之四邻，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邻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门人加亲，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赐也，远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辏乎？自吾得师也，前有光，后有辉，是非先后乎？自吾得由也，恶言不至于门，是非御侮乎？”^[13]^[14]

因此我们可以把 2.9-2.22 十四章合并为一个“以事相从”的单元，冠以“孔子四友”之名。

综上所述，“以人相从”“以事相从”的体例为《论语》各篇的分段提供了统一的依据和参照，因而使得《论语》的研究，各篇由原来的“篇”——“章”关系而改变为“篇”——“单元”——“章”的关系。这一变化，足以改观对《论语》的研究。

三

“以人相从”“以事相从”编纂体例的提出，如同找到了《论语》组章为篇的钥匙，使我们得以窥见《论语》世界的“宗庙之美，百官（馆）之富”（《论语·子张》）。

以《为政》篇为例，2.1-2.4 四章、2.5-2.8 四章、2.9-2.22 十四章、2.23-2.24 二章，可分别称之为“为政四章”“问孝四章”“孔子四友”（包括颜回、子贡、子路、子张四个单元），“礼制变革”。这样的单元划分，可谓脉络清晰、意蕴丰富。本文选取“孔子四友单元”展开分析。

“孔子四友”这个段落按“以事相从”体例命名，但是由“以人相从”的四个单元组成：

首先，颜回单元四章。2.9 章：“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邢昺：“此章美颜回之德。”^[8]^[18]《论语》颜回的首次出场形象模糊，并且这个模糊形象贯穿全书。他仿佛不存在：“不违，如愚”；但又分明在那儿：“省其私，亦足以发。”此章孔子称赞颜回大智若愚，但有弦外之音。2.10 章：“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邢昺：“此章言知人之法。”^[8]^[18]邢昺没有说孔子“言知人之法”指谁。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孔子对颜回“言知人之法”，就好像是 2.9 章“与回言终日”的一个场景；也可以理解为是孔子“退而省其私”观察颜回的方法。因此，说此章指涉颜回还是很贴切的。2.11 章“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邢昺：“此章言为师之法。”^[8]^[19]孔子这话不像是说自己，那么，孔子弟子中，谁最有资格做老师呢？当然是“亦足以发”的颜回。子贡说颜回“闻一以知十”（《公冶长》），可见，2.11 章不是泛泛而言“为师之法”，而是说颜回可以当老师教授门徒了。2.12 章：“子曰：‘君子不器。’”虽然是说君子，但更像是说颜回。当得起“君子不器”的，除了孔子，应该就是颜回了。

综上所述，颜回单元与《孔丛子·论书》“孔子四友”一节中孔子说的“自吾得回也，门人加亲”是比较符合的。

其次，子贡单元四章。2.13 章：“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我们注意到，上章是孔子说“君子不器”。《宪问》：“子贡方人。”李零说：“‘方人’，是好与人比。”^[14]^[20]子贡最喜欢和颜回比高低，这一点孔子很清楚。《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孔子甚至感叹颜回不如子贡命好：“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子贡此章“问君子”，缘于上章孔子称赞颜回“君子不器”。子贡期待孔子也能夸他，得到的回答却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说子贡还

要多努力。我们还可以找到与此相似的场景：《公冶长》5.3 章：“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5.4 章：“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由此我们发现，《论语》的篇章编纂有评论和叙事功能。子贡单元其余三章：2.14 章：“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2.15 章：“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16 章：“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都是孔子的教诲与告诫。2.14 章说君子、小人，顺接了 2.13 章子贡问君子。子贡方人，很容易走向“比而不周”；2.15 章说学与思的关系，是鼓励子贡“好学”。《卫灵公》：“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善学善思就是“必先利其器”；2.16 章，邢昺：“此章禁人杂学。”^{[8]20} 子贡广闻博学、经世致用，是孔门政统派的出色传人。杂学难以心无旁骛、专注道学，子贡应该戒慎。《颜渊》：“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孔子虽然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但恐怕不会赞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①。子贡后来在孔子的教诲下，修德进业，终成大器。

综上所述，子贡单元四章与《孔丛子·论书》“孔子四友”一节中孔子说的“自吾得赐也，远方之士日至”是比较符合的。

再次，子路单元一章。2.17 章：“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本章孔子教诲子路的，是“过”与“不及”的问题。“过”与“不及”是《先进》11.16 章孔子比较子张、子夏“孰贤”的评语。子路的“过”，如《子罕》：“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子路的“不及”，如《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路的不足，主要是对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理解不深的问题。《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践行能力也稍显不足，《公冶长》：“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所以孔子说：“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先进》）。此章孔子教诲子路在“学”的方面应更进一层。

《论语》中的子路，或“过”或“不及”，率直勇猛、敢作敢为，与《孔丛子》“孔子四友”一节孔子说子路：“自吾得由也，恶言不至门”颇为符合。

最后，子张单元五章。2.18 章：“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李零：“上一章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是这里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和‘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子路》13.3 章，孔子骂子路，也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13]82} 照此看来，关于做官，孔子对子路、子张的教诲是一样的。这似乎在《论语》中得到了印证。《子路》：“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颜渊》：“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张确实有“知”的不足，如《颜渊》“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又 5.19 章子张问令尹子文、陈文子是否“仁矣乎？”孔子说“未知，焉得仁？”令尹子文、陈文子的“未知”，也是子张“知”的不足。

但是，《论语》里的子张，最鲜明的特征是他的言行高蹈。所谓言行高蹈，是指他有着和孔子一样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的抱负。本篇 2.23 章“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就是一例。子张问的是礼制与朝代更替的关系问题，并且，更关心“其或继周者”怎样对待礼制的问题。14.40 章：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问答都是“宪章文武”之事。孔子教诲子张，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12.6 章“子张问明”，孔子不仅回答了怎样才“可谓明也已矣”，而且还回答了怎样才“可谓远也已矣”。这种问得少而答得多的情形，在《论语》中并不多见。17.6 章：“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说的是“天下”而非邦国。20.2 章：“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接下来，孔子长篇大论，详为解说，如同教诲一个总领百官的冢宰甚至君王。15.6 章“子张问行”，孔子“蛮貊”“州里”并举，可见对子张的期许是行走天下。子张高蹈的行为特征，荀子有这样的描摹：“禹行而舜趋”（《荀子·非十二子》）。

梳理了《论语》中子张的相关章节，再来看本

^① 此中争议，参唐根希《子夏的反讽与孔子的批评：〈论语〉“贤贤易色”“君子不重则不威”两章解诂》，载《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

篇的子张单元,2.18章有三层含义:第一,直接的教诲,就是要子张注意因为“知”的修为不足而有可能“过”的问题。比如,子张认为令尹子文、陈文子可谓仁了,但孔子认为“未知”。子张拔高令尹子文、陈文子,是为“过”;第二,间接的教诲,孔子认为,为政者都应该“言寡尤,行寡悔”。把个人言行与政治施为统一起来,这是道统统摄政统的一以贯之态度,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以贯之主张。在此,孔子教子张为官之道;第三,深入的教诲,是孔子的微言大义。《戴氏注论语小疏》:“多闻谓所传闻世、所闻世也。《春秋》于所传闻、所闻世阙疑,皆据列国史文。”^[15]⁵⁸“多见,谓所见世也。殆,危也。于所见世,凡有君大夫过恶,不敢直陈,而托诸微辞以远危害。”^[15]⁵⁸戴望以公羊家解《论语》此章,是有见识的。孔子的政治学,是有《春秋》大义的,紧随2.18章的2.19章就是一例:“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邢昺:“此章言治国使民服之法。”^[8]²¹戴望:“王者继乱世,以黜陟为本,故《春秋》设七等之文以差之。”^[14]⁶⁰两人都没有说中要害。《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

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实行一种仁者上、不仁者废的官员选举、选拔制度,这才是孔子答哀公问的本意。樊迟不解孔子的话,恐怕哀公也听不明白,可见孔子有时确实“托诸微辞以远危害”的。

2.20章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刘宝楠:“此欲康子复选举之旧也。春秋时,大夫多世爵,其所辟僚佐,又皆奔走使令之私,善者不见任用,故夫子令其举之。”^[16]⁶⁵这个解释恐怕不准确。刘宝楠同时引《左传》卫北宫文子曰:“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又曰:“故君子在乎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

语有章,以临其下。”^[16]⁶⁵北宫文子指出了政府官员的言行举止亦即政治行为必须符合二个要求:一是可预期,一是可效法。这才是孔子的主张。那么,公民如何参与政治呢?2.21章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把公民的良好品德施加到社会治理乃至国家管理中去,这在公民的责、权、利中仅仅主张了“责”而置“权”与“利”不顾,孔子是在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吗?当然不是。孔子主张的社会基础是建立在契约精神之上的。2.22章:“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信,是政治的基础,也是社会契约。国家、政府的信誉是比生死更重要的存在,《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至此,子张单元的结构清晰了然:2.18章的“子张学干禄”,阐述的是“政治家”概念;接下来三章,分别讲“君王”“大臣”“公民”;最后一章讲政治的基石。可见,《孔丛子·论书》中孔子说“自吾得师也,前有光,后有辉”,所言不虚。

综上所述,“以人相从”“以事相从”体例的提出,可谓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依以上两条体例,《论语》各篇的分段就有了依据,讲清楚了《论语》编纂是怎样从“当时弟子各有所记”中一次又一次的“辑而论纂”的。并且,经过分段的《论语》各篇,在篇章旨趣、层次脉络、说理叙事、人物摹画诸方面所呈现的样貌,也符合皇侃归总的“此书事义相生,首末相次”“蕴含万里”“经纶今古”“义旨周备,圆转无穷”的特征。

参考文献:

-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2] 陈桐生.组章为篇:战国诸子散文的一种特殊结构[J].学术研究,2010(5).
- [3] 张海英.《论语》编纂的“硬伤”及其对现代编辑的启示[J].出版发行研究,2009(9).
- [4] 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5] 黄克剑.论语疏解·自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6] 杨义.论语还原的结构体制[J].东岳论丛,2014

- (1).
- [7] 杨义. 论语还原·导言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8] 何晏, 注. 邢昺, 疏.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 [M]. 朱汉民, 整理. 张岂之, 审定.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9]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0] 张奇伟. 谈《论语》的编纂及其研究意义 [J]. 齐鲁学刊, 1985(5).
- [11] 胡海迪. 《论语》编辑的连属原则及其意义 [J]. 辽东学院学报, 2013(2).
- [12] 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13] 孔鲋. 孔丛子·论书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 [14] 李零. 丧家狗——我读《论语》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
- [15] 戴望. 戴氏注论语小疏 [M]. 郭晓东, 校疏.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16] 刘宝楠. 论语正义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Classification by People and by Events: Exploration of Style of *The Analects*

TANG Genxi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36, China)

Abstract: Classification by people and by events is the style of *The Analects* organizing chapters for an article and the principle of its dividing paragraphs. Classification by people means that in each article of *The Analects*, the chapters and sections of Confucius answering and mentioning disciples and not referring to them by use of “Confucius says” are all taken from their records, and then constitutes independent units. Classification by events means that some connected chapters of each article can be seen as independent units as long as they discuss an event or a topic no matter who the speaker or the person asking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is. The style of classification by people and by events discloses the compilation objective.

Key words: *The Analects*; style; classification by people; classification by events

(责任编辑 雪 簪)